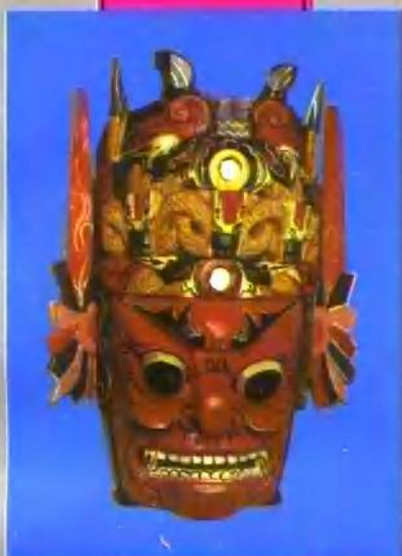


统

传

陈洪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人格丛书



化

工的人格也具有一律悖反性：热情的抗争，磨刀挥舞，涂炭民生；弃俗的高洁往往，隐居用不着不食人间烟火，把饭放凉了再操守时常伴随迂腐、滑稽的变态，不知道娶丑妻，以梅为妻，认鹤为子，是否有助于德性……

浑沌之死给庄子带来的精神焦虑太沉重了，以至于他产生了一种自卫、防御性的压抑心理，并因此悲观厌世，走上纯粹的自我现实的道路——隐逸。

说不清是哪一年，哪一岁，庄子放弃了「漆园吏」这一卑微的公职，独自一人跑到濮水边钓鱼去了。楚威王久闻庄子大名，派两位大夫前来相邀：「楚王愿以境内之事委托于您！」庄子持

隐逸人格

竿不顾，徐徐道：「我听说楚国有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楚王以为神龟可以占决吉凶，使用竹筒盛其骨，盖上丝巾，珍藏于庙堂之上。你们说，这种龟是留骨留名，取贵于庙堂之上好呢？还是全生远害，曳尾于泥涂中好呢？」两位大夫忙说：「宁生而曳尾于泥涂中。」庄子接过话茬：「你们走吧！我将曳尾于泥涂中。」（《秋水》）

有学者考证说，楚威王不可能聘庄子为相，司马迁的《史记》和《庄子·秋水》篇的作者都搞错了，楚威王当年聘请的是庄辛，不是庄周。庄子之事的真假，今天难以确证。

文

庄子是一个能「葆高尚之遗志」的隐士，他早已看透了世俗不古的

格

人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逸人格/陈洪 著

(中国传统文化人格丛书)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11

ISBN7—5354—1387—0

I. 隐…

I. 陈…

Ⅱ. 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IV. G·41

策 划:李鸿文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校对:陈 琪

责任编辑:李鸿文

责任印刷: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湖北毕昇印刷总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0.5

版 次: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58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ISBN7—5354—1387—0/G·100

定价:13.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97
K203
180

2

隐逸人格

陈洪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人格丛书

575.129



C

412255

目 录

mu lu

谁能诗意地栖居 (1)

无道则隐 (5)

一、仕与隐的情结 (6)

士的崛起/士志于道/道,仕隐的准则

二、隐居以求其志 (12)

鸟兽不可与同群/倦飞的凤凰/沂水春风

隐于心灵	(23)
一、浑沌之死	(24)
智慧的禁果/曳尾于泥涂的神龟/无何有之	
乡的大树	
二、骷髅之梦	(36)
螳螂捕蝉/不愿复生的亡灵	
三、逍遥的大鹏	(40)
蝴蝶之梦/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扶摇九万里	
成功不受爵	(49)
一、墨家侠风	(50)
兴利除害的人格/摩顶放踵利天下	
二、热情而冷漠的侠隐	(55)
鲁仲连义不帝秦/市井侠隐/“游侠处士”	
超尘出世	(66)
一、隐于方外	(67)
儒道九流皆糠粃/“虎溪三笑”的寓意/精	
神的避难所	
二、心灵的解脱	(77)
“道士何以游朱门”/“回心即是佛”	
三、仙风道骨	(86)
不死的诱惑/长啸山林/丹鼎大师抱朴子/	

睡仙陈抟

专制权威下的隐士人格 (102)

一、弃万乘如敝屣 (102)

许由洗耳颍水滨/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

王子搜逃隐丹穴

二、以隐逸抗拒专制权威 (112)

范蠡功成去五湖/严光垂钓傲天子

隐于朝廷 (131)

一、避世金马门 (132)

公车上书求仕/金马门中一狂人/鸟之将死，

其鸣也哀

二、在痛苦中风流 (144)

放诞纵酒/穷途恸哭

三、中隐于外郡 (152)

大鹏与小雀齐飞/“将无同”妙答/怀禄情

与沧洲趣

隐士与宰相只差一步 (166)

一、隐居蓄志 (167)

隆中卧龙/高卧东山

二、出入于寺庙与宫廷 (179)

黑衣宰相/山中宰相/宫廷山人

清贫与隐士 (199)

一、士志于道的代价 (200)

颜回的早夭/庄周的困窘

二、守贫者的变态 (207)

袁安卧雪/木人石心/“买山而隐”与“充
隐”

科举与隐士 (217)

一、名落孙山时 ()

入彀的与不入彀的/“迷花不事君”

二、以隐求仕 (232)

终南捷径/梅妻鹤子

鸾凤 卧龙 屠刀 (245)

一、一代风流名士 (246)

任性的少年/“龙章凤姿”

二、错生了一个时代 (252)

天下多故/理想人格的毁灭

三、痛苦的潇洒 (262)

竹林之风/不可起的“卧龙”/屠刀

下顾日挥琴/悲剧的余绪

青松 菊花 美酒	(287)
一、令人自傲而自卑的家世	(288)
心灵的伤疤/感情的失落	
二、儒道释思潮的洗礼	(298)
思想上的“复调”色彩/思维的源点	
三、三仕三隐的痛苦徘徊	(308)
不为五斗米折腰/归去来兮	
四、人格的象征	(318)
五柳与青松、秋菊/清醒的沉醉	

谁能诗意地栖居

shui neng shi yi de qi ju

人类的悲剧性在于：进化与异化几乎同步。人们创造了上帝，到头来发现自己匍匐在他的脚下……

在一幕幕悲剧中，最聪明的智者常常不可避免地成了最愚蠢的傻瓜。这正如庄子所说，浑沌七窍被善意地凿开之日，也是他死去之期！

但人们并不都像庄周那么悲观，人们在努力避免“浑沌”式的悲剧发生。于是，有人竭尽心

力地高呼：“上帝死了！”又有人冷静地说：“钱无它，能使鬼耳。”还有人深情地呼唤：人要“诗意地栖居”。

这样，人能否“诗意地栖居”便成了这本小书要讨论的原型命题。我们觉得，在“官本位”意识浓重的古老中国，时常谈谈士人隐逸的问题，对处于现代文明中的人是大有裨益的。有心理学家认为：“倾听”非常有助于缓解心灵的“焦虑”。

听听古老东方的圣贤孔子、庄子谈隐逸，看看大诗人陶渊明、孟浩然、林逋如何在“桃花源”里“诗意地栖居”，不是很有趣吗？

时下说隐逸文化的书不少，而谈隐士人格的书却找不到。其实，隐逸文化的核心乃是隐士，而不是“逸民”、“处士”、“高士”、“大隐”、“小隐”、“中隐”、“朝隐”、“学隐”等等名称的由来。当然这也有必要，但那只是一种严肃的学术讨论的需要。这本小册子只想轻松地把话题引向隐士的行为、性情、品格，即人格的诸方面，并不打算作考据、引证式的论证。

“人格”的初义，据说是“面具”（就如小孩玩的鬼脸），后来才被引申为“社会角色”、“对环境的顺应”、某种“特质”等等。那么隐士的人格是

什么？恕我不作理论总结，我只笼统地感觉到：真隐士的特质是寻求诗意地栖居，是人性的一种回归，是对仕隐情结的解脱，比如孔子周游列国累了，便说沂水春风吾与点，庄子要到自然中去逍遥，陶渊明在仕途上倦了，便吟“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假隐士的社会角色是官迷、财迷和名誉迷，就如走“终南捷径”的卢藏用，“中隐”到宣城的谢朓，披着袈裟的“黑衣宰相”慧琳。

隐士的人格也具有二律悖反性：热情的抗议常常代之以冷漠的不动心，任你把屠刀挥舞，涂炭民生；弃俗的高洁往往变成令人作呕的矫情，隐居用不着不食人间烟火，把饭放馊了再吃；美好、坚定的操守时常伴随迂腐、滑稽的变态，不知道娶丑妻，以梅为妻，认鹤为子，是否有助于德性……

偏偏历史时光只放大或缩小了这种二律悖反人格的某一方面。于是，隐士变成了缥缈理想的标本，似乎他们没有血肉、没有痛苦。

请记住，陶渊明在“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之前，也曾三次屈辱地去求仕的，那个“望”字绝非崇拜者臆改的“见”字，他是有心企望庐山（南山）的；林和靖那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

香浮动月黄昏”，不知倾倒多少大才子，然而这绝响中却包含着“病梅”般的苦涩。

唉，说不清，道不白的隐士。让我们走近去看看。

无道则隐

wu dao ze yin

当我们回眸中国隐士风采之际，孔子便自然成为思考的逻辑起点。

孔子算不算隐士不要紧，重要的是，他关于隐逸的思考、行为，在宗经征圣的国度里，都具有强烈的垂范作用。

一、仕与隐的情结

士的崛起

春秋战国时期，正当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折的激荡时代。青铜与铁器的剧烈碰撞，终于爆发连年的弥天战火。

硝烟中，旧秩序在崩溃，新秩序在诞生。其时有识者先是惊愕，然后平淡地说：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虞、夏、商）之姓于今为庶（民）。（《左传》）

国庙的香火大家烧，帝王的宝座轮流坐。“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今也“飞入寻常百姓家”。

于是，每一部追忆的书页，都大同小异地写上了一笔：历史的沧桑把“士”推上了时代的大舞台，让其扮演着各种重要的角色。

士一登场，便受到社会广泛的青睐。他们不再拘囿于贵族与庶民之间的固有阶层：朝可为蓬门陋户的布衣，夕即可为金堂玉殿的卿相；夕

为王公贵族，朝即为平头百姓。只要学而优，便可以为“士”。不妨读一段《吕氏春秋·尊师》的记载：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地名）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贩马掎客），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虏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六个人的例子也许有些夸张、极端，但足以印证士的身份已非昔比。

于是，诸侯礼贤下士之风大开，贵族养士之风盛行。在齐国稷下，齐王命驸衍、淳于髡、田骈、接予等七十余位先生皆为上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和孟尝君各以养士数千而名垂青史；头悬梁、锥刺骨的苏秦，仅几年的功夫便席卷山东六国相印、车载黄金百万而归；一度落魄到只剩三寸不烂之舌的张仪，竟能翻手为云于强秦，覆手为雨于大楚……

这是士人纵横捭阖的风云时代！

士志于道

中国文化的先驱者孔子，恰好站在士人集团崛起的历史关头。一天，孔子对门下弟子语重心长地说：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真是思想巨人，一句话便点破了千古中国士人的基本性格。

当代学者余英时在太平洋彼岸一间宁静的书斋里，读到这行字，不禁激动了：这是一种超越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进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坚定精神！于是，提笔写下一本厚厚的专著——《士与中国文化》，要彻底地探究孔子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对于中国士子的深刻影响。

孔子的“道”，是自然的天道，更是世间的人道。就社会而言，它是政治的公理、正义、秩序，是文化的合理传统、礼仪；对个体来讲，是高尚

的道德、正直的人格、自由的精神……“道”的涵义非数言可了，“道”的境界非凡人可明。因此，“士志于道”，是孔子对其弟子、也是对天下士人极为高远的一种厚望。

老夫子的厚望至少有一大半没有落空，天下士子多宗儒。先是曾参发扬师教，庄严地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强调一种坚韧不拔、鞠躬尽瘁的担荷（道）精神。百余年后，孟子更简明地说：

天下有道，以道殉（从）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

至于汉末党人领袖李膺每“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宋代范仲淹谓“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孔子以降，终于形成一条以“道”为最高原则的继承传统。这便是独立于政治权威、政统之上的“道统”。

于是，士便面临着遵从“道统”和曲阿“政统”的人生选择。在此歧路关头，中国士人仕与